

The Sunflower

On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Forgiveness

宽恕

〔奥〕西蒙·威森塔尔 著

陈德中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The Sunflower

On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Forgiveness

宽恕



〔奥〕西蒙·威森塔尔 著

陈德中 译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宽恕 / (奥) 威森塔尔 (Wiesenthal, S.) 著 ; 陈德中
译.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4
ISBN 978-7-100-09833-5

I. ①宽… II. ①威… ②陈… III. ①人生哲学—
研究 IV. ①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642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其它方式使用。

宽 恕

〔奥〕西蒙·威森塔尔 著

陈德中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833-5

2014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1/2

定价: 30.00 元

Simon Wiesenthal

The Sunflower: On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Forgiveness

本书根据Schocken Books Inc. 1998年版译出

前 言

1976年,《宽恕》一书的英文版由体肯图书公司第一次在美国出版。该书出版时,许多大学、中学和讨论班开始把(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的问题列入课程表。由于《宽恕》是一本鼓励大家对该问题进行讨论的书籍,所以不久就在教学中被广泛采用了。西蒙·威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讲述了他集中营里的一次亲身经历,并且追问:如果你处在他当时的位置,你会怎么做?这个问题涉及到宗教、政治、道德和个人的价值取向。不同的神学家、政治领袖、道德领袖和作家们分别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回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不出所料,回应的观点形形色色,各具特色。不过,每一位回应者都得设想他自己就是集中营的一名囚徒,面对的是纳粹的滔天罪行,并要考虑自己作出的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选择宽恕合适吗?这些罪行对受害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对犯罪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恰逢《宽恕》在美国出版20周年之际,我们又推出了该书

的新编版本。新版《宽恕》又收入了32位回应者的新近回应文章，10篇保持了上一版的原貌，一篇爱德华·H.弗兰纳里的文章经过作者修改后收入。另外3篇——让·阿迈里、克内希主教和阿尔伯特·斯皮尔的3篇——是由1981年德文版翻译过来，第一次以英文发表。

为什么要重新编辑出版《宽恕》一书？因为过去的20年发生了很多事，我们觉得听一听年轻一代的反应会很有意义。一方面，时间已冲淡了记忆；另一方面，随着教育的强化，我们对大屠杀又有了很多新的看法和认识。即使对大屠杀没有直接记忆的人也已经认识到，大屠杀意味着一个民族失去其三分之一的人口，失去其文化、语言与历史。这个独特的历史事件已经渗入到了大众的意识中去了。而且，这些年来在犹太人问题上，天主教教会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上这些年来不同信仰间相互交流与发展，我们认为这肯定会对新一代产生影响，会使他们对这个问题有着与第一代回应者非常不同的回答。最后，这个世界还到处都能看到恐怖的集体屠杀——在波斯尼亚，在柬埔寨，在全球其它问题丛生的国家，这件事还在一再发生，经常有整个的民族被罪恶的政权视作灭绝的对象。西蒙·威森塔尔在这本书中提出的问题还存在于我们身边，它已经超出其原来的范围，促使我们对当代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做出思考。

很少有人会反对把犯罪头目和政策制定者交付审判。自战争结束以来，致力于寻找纳粹凶手的威森塔尔“文献中心”已

经成功地协助把1100多名纳粹送上了法庭。由于他的工作，威森塔尔已受到了美国、荷兰、意大利和以色列政府的表彰。威森塔尔认为履行国际法很有必要。1995年7月，威森塔尔写信给美国总统克林顿，敦促他惩办前南斯拉夫恐怖事件的组织者：“在波斯尼亚，正如传媒向我们报道的那样，正发生着一些反人性的罪行——种族清洗、不分年龄地屠杀平民、劫掠穆斯林妇女——这虽不是又一场‘大屠杀’（Holocaust），但恐怖程度庶几无异……我认为有必要对卡拉季奇和姆拉季奇作出谴责——在把他们送上法庭之前，应先口头上对他们作出谴责。我希望美国能够中止这两个人和他们的士兵所从事的犯罪勾当，我希望美国能够告诉他们，他们所犯下的罪行终将受到惩罚。”强调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应为其罪行负责，这一点毋庸置疑。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宽恕》所提出的问题更微妙，更复杂。无名小卒在他们上级的命令下对别人犯下了罪行，这样的人我们怎么看？一般群众，屈服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所形成的压力，对罪恶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少数人日后或许还对当时的行为感到歉疚并完全否定自己当时的做法，如何看待这些人的个人责任？有些人对他们政府的不道德行为表示蔑视并暗中破坏（尽管这种抵抗会有生命危险），对这样的英雄个人我们大声赞扬——但是也有一些人和这些人的做法刚好相反，对于他们，我们怎么看？

而且，当屠杀停止时，一个人怎么能和不久前生命上的敌

人和平共处？宽恕的限度是什么？（宗教的和世俗的）悔改对于宽恕来说已经足够了吗？只宽恕不忘记是可能的吗？受害者怎么才能够平心静气地面对过去，同时坚守自己的人性与伦德？

所有这些问题都隐含在这本简单质朴的书中。这本书（和这些问题）源于两个人一次异常特殊的会面。他们一生中只碰到过这一面。而这一面的发生令人难以置信，充满了悲剧色彩。

波尼·V.费特曼

1996年10月

平装本前言

修订增补版的《宽恕》在全国众多中学、大学、神学院和教育机构激起了新一轮的公共论辩与专题讨论。本修订增补版的第一个平装版本还新增了里贝卡·戈尔茨坦、玛里·戈登、苏珊娜·赫舍尔、乔瑟·霍布迪、马蒂厄·里卡尔、西德尼·沙克诺及戴斯蒙德·图图等人的回应。

1998年3月

目录

前言 1

第一部分 向阳花 1

第二部分 讨论文集 105

斯万·阿尔卡拉日 —— 106

让·阿迈里 —— 112

斯迈尔·巴雷克 —— 117

莫舍·伯日斯基 —— 120

阿兰·L.伯格 —— 127

罗伯特·麦克阿费·布朗 —— 131

哈里·詹姆斯·卡加斯 —— 136

罗伯特·柯尔斯 —— 139

尤金·J.费舍尔 —— 143

爱德华·H.弗兰纳里 —— 149

伊瓦·弗赖希纳	153
马修·福克斯	159
里贝卡·戈尔茨坦	165
玛里·戈登	170
马克·古尔登	173
汉斯·哈伯	178
约西·克莱因·哈勒维	184
阿瑟·赫茨伯格	188
西奥多·M.海斯伯格	192
亚伯拉罕·约书亚·赫舍尔	194
苏珊娜·赫舍尔	197
乔瑟·霍布迪	200
克里斯托夫·豪里斯	203
罗杰·卡穆纳兹	209
弗兰兹·克内希主教	211
哈罗德·S.库什纳	213
劳伦斯·L.朗格	217
普里默·莱维	222
德波拉·E.李普斯达特	225
弗兰克林·H.里特尔	230
胡伯特·G.洛克	235
埃里克·H.罗威	239

赫伯特·马尔库塞	244
马丁·E.马蒂	246
辛西娅·欧芝克	252
约翰·T.鲍里库斯基	260
丹尼斯·普拉格	266
第斯·普兰	272
泰伦斯·普里提	275
马蒂厄·里卡尔	278
约书亚·鲁宾斯坦	280
西德尼·沙克诺	285
多罗西·索勒	288
阿尔伯特·斯皮尔	291
马纳斯·斯波伯	293
安德烈·斯坦因	297
纳舍玛·泰克	303
约瑟夫·特鲁什金	310
兹夫坦·托多罗夫	314
戴斯蒙德·图图	317
阿瑟·瓦斯库	320

第一部分

向阳花¹

1 本书原名为《向阳花：论宽恕的可能与限度》（*The Sunflower : On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Forgiveness*），为方便阅读，中文本易名为《宽恕》。作者在本书前半部分交待了将本书取名为《向阳花》的原因：向阳花代表着冥界与光明的交通，而集中营的犹太人则连这通达光明的机会都被剥夺了。——译注

阿瑟昨晚说什么了？一下子真记不起来了。好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唉，要是当时没那么困就好了！

我站在操场上。囚犯们刚分领完早餐，正在慢腾腾地排队。所谓“早餐”，不过是一种带苦味的黑汤。也亏集中营厨师们说得出口，他们把这种汤叫作“咖啡”。为了赶上点名，囚犯们一边喝着这种黑汤，一边排队集合。

我没有去领我那份儿“咖啡”。我不想在人堆儿里挤。对于党卫队中的虐待狂们来说，厨房前的这一小块儿空地是个理想的狩猎场所。通常，他们总是藏在小屋里。一旦有需要，他们就会像老鹰扑食一般冲向无所依恃的囚犯。每天都有这样的受害者，这已经成了一个固定节目。

大家一言不发地排着队，沮丧地等待着点名。这种场合不免萦绕着各种危险。不过，现在我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危险。我陷入了回忆之中，想尽力记起昨晚的谈话内容。

噢，想起来了！

※ ※ ※ ※ ※

深夜，四周黑漆漆的。我们躺在床上。到处有呻吟声、低语声。间或有人翻身，压得木板床嘎吱嘎吱响。黑暗中分不清谁是谁的脸。不过，只要一听声音，自然就知道是谁。白天，我们屋有两个人回了趟居住区（Ghetto）。是哨长批准他们去的。哨长会批准他们去？真是个不合情理的怪念头。一个囚犯，会拿什么去贿赂哨长？

现在，这俩人正在给大家讲述他们的见闻。

阿瑟使劲儿往人堆儿里挤，要尽量靠近这两个人，生怕漏掉一个字儿。他们带回了外边的消息，有关战争的消息。我实在困极了，朦朦胧胧，似听非听。

居民区的人们能够听到大量消息，我们这些在集中营里的人只能从他们那里了解其中很少的一部分。那些白天外出做工的人带回来的消息少得可怜。不过，偶尔也能从波兰人或乌克兰人的谈话中听到点儿什么。听到的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谣传。有时候，街上的人出于同情，也会向他们小声嘀咕两句，传递一点儿消息，安慰他们一下。

很少听到好消息。就是听到了，也会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想法。反之，只要是坏消息，

我们总会不加思索地接受；我们早就习惯这样来接受消息了。坏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惊人。今天的消息比昨天的要坏，明天的消息比今天的要更坏。

小屋内空气窒闷。白天劳动一天，汗衫全湿透了。到了晚上，大家又穿着这湿汗衫挤在一起睡觉。大部分人困得连靴子也来不及脱就睡着了。晚上不时有人尖叫一声，可能是因为做了噩梦，也可能是因为邻床踢了他一下。小屋原来是个马厩，天窗只有通常房间一半儿大小。高低床上密密麻麻挤满一百五十多人，根本得不到足够的氧气。

人们操着不同语言，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高知阶层和文盲阶层；宗教信仰者与不可知论者；热心的人与自私的人；勇敢之人与愚钝之人。现在，共同的命运把他们都拉平了。不过，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分化出一些小团体、小圈子。在别的场合，或许他们陌若路人，而在这里，他们却凑到一起来了。

我所隶属的圈子包括我的老朋友阿瑟和一个叫约塞克的犹太人。他是新近送进来的。他们是最亲密的伙伴。约塞克很敏感，不过信仰坚定。营房的环境，包括他人的揶揄与讥讽，都对他的信念是一个伤害，但是这一切绝不会动摇他的信念。我对他只有羡慕的份儿了。他对什么都有一个确定的看法，我们其他人则只是徒劳地抓住一些解释，经常陷入绝望之中。他心情平静，这有时反倒让我们感到不安。阿瑟对生活总是冷嘲热讽，所以约塞克的平静反而会激怒他。他甚至变着法儿挖苦